

前漢書

冊五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前漢書" and "冊五".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冊五" and "前漢書".



前漢書卷六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也師古曰致至也○劉敞曰顏說非也自供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古

曰先令謂遺令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羸音郎果反○劉敞曰形魂復歸于

也何自自然之謂反真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

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

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名賀祁侯與王孫

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

前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中華書局聚

言來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藥

○宋祁曰厚自持近字當刪

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

聞

師古曰區小意也

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

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

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

師古曰矯正曲曰矯

夫厚葬誠亡益

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

師古曰靡散也單

也

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

師古曰言見發掘也

此真與暴

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鬪真

師古曰鬪

與隔同其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

後並類此

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

師古曰塊音口對反

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

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

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

與由同

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

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

音工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師古曰殍亂絕也故聖王生易

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時皆儉約也

不加功於亡用不損

財於亡謂

師古曰謂者名也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

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

師古曰於讀曰

鳥戲讀曰呼

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

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劉

敞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

之建用法疑若兼守正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

丞於用疑若兼守正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

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

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

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建欲誅之迺約其走

卒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

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

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

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

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

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

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

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

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壁壘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

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實也音踰繇

讀與由同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

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二千石以下

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

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

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

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史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

前漢書卷六十七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師古曰慮謂計

念也先意謂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

師古曰致致民勇志使不

北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

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

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

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

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

師古曰犇

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

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

主家奴建報亡宅坐

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

劉攽曰多令字

蓋主

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

師古曰甲舍即甲第

謂公主之宅

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

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爲

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

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古

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適

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

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

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

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各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

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

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

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

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四十一華書局聚

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

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

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

而嘉猥稱雲猥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

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

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

音子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

君師古曰君距也音竹庚反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

折其角

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

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

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

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

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御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

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爲言也○宋祁曰上書越本

疏作上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

曰風讀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

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

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長安復與咸

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

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

咸爲御

史中丞而奏請下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

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宋

當添治字祁曰獄下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之世至成帝時丞相

故安昌侯張禹劉歆曰故字當在丞相禹時罷相侯如故也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

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

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

也苟患失其龍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

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也音雲呼曰師古曰呼叫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

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未知聖朝何如耳

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

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

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鞫

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鞫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之後不復

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

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

曰

師古曰從音七庸反

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

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

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

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

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

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

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也土周於槨冢壙裁容槨

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後去官歸壽春

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軺

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

輶音遙傳音張戀反而對之一條錄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

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

氏浸盛師古曰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

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

先生也一日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

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

言疏家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圓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

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

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爲大將軍故天下之士

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

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無孝文皇帝

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卽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師古曰召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

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軌法也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

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

師古曰說

出

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

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

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

自銜驚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

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

於是積尸暴

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

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

師古曰本朝漢朝也

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

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

方今

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成帝鴻

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

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

而亡逃匿之意此

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

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



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義非草茅所當言也臣

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

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

鄙叩關自驚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繆公行伯

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繇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

憤懣師古曰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

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

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

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若

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天

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

國政利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

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

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

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師

曰辟讀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迺欲以三

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

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宋祁曰而故高祖棄陳平

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

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亡益於時不顧

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

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

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

加戮焉夫戲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戲鵲也仁鳥鵲鳳也載音緣

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

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自為不急而罪之也自

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法禁嚴切也

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

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

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

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

也塞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

之文交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

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

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

四門以致衆賢則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

者謂大臣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

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

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

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

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

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

謂平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

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

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滅執陵於

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上遂不

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

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

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

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守職不言沒齒

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

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引

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塗泥塗殿上也

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言自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

駕也坐音才臥反○宋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

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隱士不顯佚民不舉

師古曰佚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張晏曰身爲燕丹張良所謀于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

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

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

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

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

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

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

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

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

者於孔子爲祖列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

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

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

子難庶可爲殷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

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

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

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斲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

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

不葬於成周而葬之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

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外舊里也言除此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

前漢書卷六十七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

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

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



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  
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

後上以其語不經

師古曰不  
合於經也

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

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

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

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

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

師古曰顓  
讀與專同

福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

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師古曰其後謂  
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

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

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

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

師古曰隔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字與吳章謀夜以血塗

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

覺莽殺字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

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

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

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

敞可輔職師古曰爲輔職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

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

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子

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

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

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

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故法

之亡可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

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遂從所好全

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

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我足遇洽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

劉向門云始文皇帝吳章欲亡由乃其人太保杜  
不處夏言微聞精神惟  
不刺辭辭文織合欲大蘇獲燕多志尚育與匪甄蓋  
賜養編編病痘禍危期外及  
不而而教文音非古皇也  
亦贊外秦故皇靈矣世壽示  
王符文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胡建傳守軍正丞注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臣召南按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臣召南按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卽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

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臣召南按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爲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當卽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

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云云注師古曰尚書大傳云云○臣召南按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啓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卽用其說與孔安國古文金縢之說不同

云敞傳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

贊殷監不遠夏后所聞注師古曰謂梅福請封孔子  
後云云○顧炎武曰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  
規切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凡此皆... 師古曰... 贊謂福... 呂霍... 上官... 規切... 王氏... 師古... 謂封... 孔子... 後非也

... 贊謂福... 呂霍... 上官... 規切... 王氏... 師古... 謂封... 孔子... 後非也

前漢書卷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

人也師古曰中孺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遺吏於侯家供

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

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

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

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

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

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

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

前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孺扶服叩頭

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

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

小心謹慎未

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

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

趙婕妤有男

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猶也屬委也任音壬

屬音之欲反

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

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

後元二年春上

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

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

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

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

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

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

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

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

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穉侯上官桀為安陽

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聽也食邑北海河東城饒古曰蓋亦取

舞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

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揚語曰師古

曰揚謂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

宣噶之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一中華書局聚

猶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莽

醜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纒同

白皙疏眉目美須顙師古曰皙潔白也顙頰毛也每

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

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郎不肯

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

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

猶重也以此事爲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

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

也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倖仔師古曰

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

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  
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

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

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

上右也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

所居也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

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

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

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

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

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

古曰謂總閱  
試習武備也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  
又引蘇武前使匈

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

敞亡功爲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

曰調選也莫府大將  
軍府也調音徒釣反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  
師古曰下謂下有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

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令朕復著冠也

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  
調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

不須校尉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

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

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

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

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立嗣武帝

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

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

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憊師古曰憊音悶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

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白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

是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

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宋祁曰

添所字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軍雖

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

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

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

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

令師古曰言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

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

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

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

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頃之安焉也頃之

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

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

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陞

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陞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

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

安世師古曰張子壽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

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

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訴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

臣昌樂師古曰蒼梧王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

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

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

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賢

師古曰韋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

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

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

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

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師古曰李奇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官同名故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臣印充國于也昧

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

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

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

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

已縗音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

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

王莽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

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

反之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

凡入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

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朝暮臨

師古曰臨哭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

書曰黃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

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

俳樂人也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極之入冢葬

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

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

淳曰輦道闈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

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

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

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

子謂牟者岑牟也岑牟蓋鼓角鼓吹歌舞悉奏衆樂

士謂即彌衡為鼓吏所着者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

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

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

敢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

師古曰皮

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

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廊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

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且止讀奏爲人

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肉反

王離席伏尚

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

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

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

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沔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沔荒迷也

詔太官上乘輿

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謂解脫也復詔

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曰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具卽使

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

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温室

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

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時在喪

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曰旁午分布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

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反簿責以文簿具

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

等數進諫不變更

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名也下有臣虞

舍故以姓別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

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

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

辟讀曰僻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五辟之屬莫

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

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

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

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

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言光曰

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卽就也解脫其

璽組奉上下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

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

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

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

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

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

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

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

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  
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  
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  
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  
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  
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軫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

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  
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  
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



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

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

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

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音胡 節古曰下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

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

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

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

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如淳曰典

者爲冢 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禱如鐘狀連綴之以黃金為

以黃金梓宮身之權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親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以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

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題

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名非也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

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

是臆說耳宋祁曰小椁改以為椁木椁木外臧椁十

五具蘇服虔曰椁木正臧外婢妾減也或曰廚廢之屬也

並云椁木松葉楸木乃栢葉松身耳蘇東園温

說非也椁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温

明以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

署署名也屬少府其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輅

車文穎曰輶輅車如衣車有

此曰秦始皇道崩祕其案杜延年奏載霍充柩以輶輅

輜輳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髮。故遂

為喪車耳。輜者，密閉輅者，旁開。輿，各別一乘。隨事

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

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干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

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

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

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

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

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

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

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

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

家善善及後世

師古曰善善者謂褒龍善人也

其封光兄孫中郎將

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

師古曰音營

起三出闕築神道

自造塋制而侈大之

師古曰音營

起三出闕築神道

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服虔曰昭靈高祖母冢國也文穎

曰承恩宣平侯冢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文李並失之

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

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

輦閣之道及永巷也

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

馮黃金塗

如淳曰細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馮以黃金塗

塗於輦池○宋

韋絜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

不搖動也著

侍婢以五采絲鞞顯游戲第中

引車輦也音晚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

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東閩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

者也殷者于都之名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

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音蘇古曰請多從賓客張圍獵

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

見古曰上謁若今參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

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自在民間

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

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音居竟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

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

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

時霍山自若領尚書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

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於是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

○宋祁曰微字上別

本更有立字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

毒藥殺許后

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

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

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顯恐事敗卽

具以實語光光大驚

○宋祁曰語疑作告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

薨後語稍泄

○宋祁曰稍疑有漏字

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

曰未知其虛實

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

明友爲光祿勳次壻

○宋祁曰次壻下當有女字

諸吏中郎將羽

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

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

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

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

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宋

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爲字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

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

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

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

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墳墓未乾

盡外我家

師古曰謂疏斥之外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

軍時何可復行

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

持國權柄殺生在手

中廷尉李种王平

師古曰种音冲

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

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

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師古曰曰卿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

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曰視丞相皆光奴

亡如也

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

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

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

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

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竇人子

師古曰竇無禮音其羽反

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

師古曰曰言嫉之如仇讐也今

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

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

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

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祁曰輒下添使字

不關尚書益不信

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

殺許皇后

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

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

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

師古曰曉星文者

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

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

師古

曰卒讀曰猝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

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

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

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

竟也

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陞

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

也

師古曰言先反

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師古

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

服

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

此師古曰總以

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師古曰知

取

蘇林曰亟疾下捕之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

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鴉惡聲之鳥

通呼爲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

第門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鴉音羽驕反○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鼯如傳

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鼯

所以供祭也

可以此罪也謀令太

后爲博平君置酒

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

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

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

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師古曰不許之

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

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

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

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

師古曰解在宣紀也

朕以大將軍故

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

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

壻謀為大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

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

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

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

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

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

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封章為博成侯

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

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霍氏

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

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

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

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

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

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

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多餘各以功次坐而

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

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

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

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

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上迺賜福帛十

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

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

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

曰休音許料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

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宋祁曰去病傳作

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

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邪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

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闕諸馬

後

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師古曰視

人宮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

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

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

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

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妾得一胡兒反貴

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

而嘉之病死

○宋祁曰病疑作母

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

王闕氏

師古曰題其畫

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

去

師古曰讀日磾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

弄兒或自後擁上項

師古曰擁抱也

日磾在前見而目之

師古曰

曰目視  
怒也

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

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

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

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

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

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

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遂

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

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宮胡亥所

造漢又於其  
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廬中何羅與通

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

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



向也曰禪方立入坐內戶下須與何羅裏白刃從東

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見日磔色變走趨臥內欲入

師古曰趨讀曰趣行觸寶瑟僵日磔得抱何羅因

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

之上恐并中日磔師古曰中止勿格日磔摔胡投何

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摔胡若今相辭臥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摔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絲

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絲日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

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

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光讓日磔日磔曰臣

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

磔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磔爲秬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大一中華書局聚

侯

音丁故反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

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

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

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

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

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

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

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

牙上書去妻

新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

上亦自哀之獨得

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爲瓘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

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

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

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

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

也門闔

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

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

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

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

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

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

之唯上亦難焉

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

病甚上使使

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詔岑拜爲使主客

服虔曰官名屬

鴻臚主胡客也○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郎字

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

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

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敵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

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也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

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

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

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

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也越騎校尉關內都

尉○宋祁曰安當刪內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

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

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卽位爲太中大夫

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

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

太守著威名平帝卽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

年幼遷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

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

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如淳曰宗伯姓

入說爲人後之誼白

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

師古曰皆聽之欲以內厲平

帝而外塞百姓之議

師古曰塞止也

欽與族昆弟穉侯當俱

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

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

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

文穎

曰南名也大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爲大夫人恃莽姨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欽

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

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

此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

建立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

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

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爲太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爲後

前漢書卷六十八列傳

中華書局聚

賞而令大夫主賞祭時甄邨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

也事師古曰瓚說是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

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

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

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

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艾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

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

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

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禪從成爲君持大宗重宋

神曰從成姚本作後成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

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中教當

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

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

心

○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

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穉侯當上母南爲太夫

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皆曰欽宜以時卽罪

師古曰卽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

殺邴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

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

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

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

師古曰形見也

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

幼君摧燕王仆上官

師古曰仆頓也音赴

因權制敵以成其忠

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

昭立宣光爲師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

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揚晉灼曰不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

覆之禍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與纒同哀

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卽河東光豈

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

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

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

金氏云

前漢書卷六十八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霍光傳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云云○臣召南按捕莽何羅日磾功也漢書入日磾於功臣表入光桀於外戚恩澤侯表是有深意存焉

光爲博陸侯注文穎曰食邑北海河東城○臣召南按河字下脫間字而城字則郡字之譌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

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臣召南按武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

皇太后迺草駕幸未央承明殿○胡三省曰未央宮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中華書局聚

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稱嗣子皇帝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爲之子之義

光兩女婿爲東西官衛尉○臣召南按范明友爲未央衛尉鄧廣漢爲長樂衛尉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注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臣召南按外戚傳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曰光薨後帝始開壽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

廷尉李种○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爲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于杜延年

皆讎有功注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顧炎武曰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曰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詐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

金日磾傳於是遂爲光副○臣召南按與霍光同傳故蒙其文不言拜爲車騎將軍也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

...

...

...

...

...

...

...

...

...

...

...

...

...

...

...

...

...

前漢書卷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隴音古曰後徙金城令

居

師古曰

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師古曰

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

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

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

夷事師古曰通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

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

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

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

時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

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于亮

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文穎曰匈奴王也

擢爲

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

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

奚廬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爲之

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欲入爲寇亡者題除

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

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

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

諸羌

師古曰音下更反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鄭氏曰零音憐孟康

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  
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  
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  
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

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

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

○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

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

伐故每有仇雖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

上聞之以問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

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

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至征和五年

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師古曰煎讀曰煎

匈奴使人至小

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

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

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



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

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

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

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

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

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

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

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

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殊矣开音口堅

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

耳變開為井字之訛也姓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

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音下更反

○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以發覺其謀於是兩

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

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

也黠惡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

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

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季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

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

所信向於是與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

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

音直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

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

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

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鄭氏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遙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

曰願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

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

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

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

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陜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

都服虔曰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

山名也

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

日在金城日饗軍士

師古曰日日饗飲之

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

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

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伎飛羽林

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

師古曰並猶俱

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劉奉

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一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

曲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爲且耶卬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

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

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

宋祁曰渡姚改作度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

前漢書卷六十九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

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

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

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

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

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能時

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鉤

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

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

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

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

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

苦漢馬不能冬

師古曰耐能

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

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

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

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

畜產虜其妻子

師古曰亶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

仍出虜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

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

師古曰回

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

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

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

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

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師古曰商計度

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入山林

師古曰山

隨而深

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隄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

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師古曰復音扶

而武賢以爲可奪其

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

師古曰殆僅也

又武威

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

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

臣

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

絕西域

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

逆宅種劫略

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故臣愚冊欲捐罕开

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

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

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師古曰負恃也

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

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

師古曰卽就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

迺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身。

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

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東數十師古曰皆謂錢。

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

屬也一曰畜食畜師古曰此畜謂穀麥之

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

積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韻曰

也瘃寒創也。師古曰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

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讀

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

此樂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



兵四千人

服虔曰嫪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

亡慮萬二

千人

師古曰士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

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

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

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

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

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

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

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

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

以安國家

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

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

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

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

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

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

師古曰謂

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

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

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

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師古曰飭整也

須待也與勅同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

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廢也辨改作廢棄臣愚以爲

前漢書卷六十九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

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

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

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

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

日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

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

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

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

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

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

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

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

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

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

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

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

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復

還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以聞未報靡

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

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術便音類面反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爲于僞反

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

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

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

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

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

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

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

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

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

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邪

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

往者舉可先行羌者

吾舉辛武賢

師古曰音下更反

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

竟沮敗羌

師古曰音才汝反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

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

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

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相因而起

師古曰讀曰猝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

獨足憂邪

師古曰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

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

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

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

師古曰芡乾芻也藁

禾稗也石百二十斤稗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

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之不便○宋祁曰故計度也當作也故計度

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宋祁曰故字及田姚刪故字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

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

十三解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

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治湟陜以西道橋

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

事出謂至春入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

馬二百匹也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

大費

師古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

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

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

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

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

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

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薦欄草

愁於寄託遠

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

鄧展曰般音班班還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



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

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

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者也羌虜即此羌賊耳無豫於胡也○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

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也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

步浪反○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

歲師古曰慶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亦示字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閒繕

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

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

患

師古曰離遺也瘰謂因寒瘰而瘰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閒之執九也

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

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陜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

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

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

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

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

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  
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

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  
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劉奉世曰本始年

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  
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無事但羌人

不能道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  
言爾

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

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

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

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

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

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

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

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

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謂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

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

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

相貫遮關禽獸也說文解字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木便

兵弩飭鬪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燹火幸通執及并力

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

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宅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

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

地師古曰累謂妻子也累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

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

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

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

也師古曰豈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

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貶

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又大兵一出

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祁曰宋

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

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澹給也臣愚

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

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雖其前辭嘗曰

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校當作效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

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

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

古師

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宋祁曰

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

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

師古曰任係也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

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

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

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

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

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

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

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

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

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

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

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宋祁曰獲作坐然有識者以為

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

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

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

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

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卒卒以

其意對

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

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

師古曰且音于閩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頴曰猶非人名也

庫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

猶字疑紀誤○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

此不同疑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

是紀誤

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

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

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

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

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以

使氣若今言惡酒者

○宋祁曰小第

湯湯浙本作陽

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

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

曰卽酌字也醉怒曰酌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前漢書

卷六十九

列傳

古一中華書局聚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開

宴時共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行

不可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

曰橐籥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

師古曰橐籥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宋祁曰橐籥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

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

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

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

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

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

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曰庭改作廷

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

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宅人子

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

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

國會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

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

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

曰震合嶺音真旣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

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

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開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

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

昧也庭來帝庭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幽

也一說庭直也詩人

歌功迺列于雅

師古曰大雅之詩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赴桓桓亦紹厥後

師古曰赴赴勁也桓桓威也

充國

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

羌將軍征烏孫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

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

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

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宋祁曰

歙改作翎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

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尙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

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將也

朝廷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

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

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

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

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

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

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迺復

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宋

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

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

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

生師古曰萌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

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

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

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

其未至而豫禦也○劉敞曰衍災慶忌宜在爪牙官

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其後拜爲右將軍諸

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

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

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

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

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

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

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

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

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訕事兩甄時平

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

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

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

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師古曰說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

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

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

由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宋祁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

前漢書卷六十九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軍白起郿人

○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

王翦頻陽

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圍爲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大反郅音

質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

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

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

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

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前漢書卷六十九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趙充國傳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臣召南按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卽此役也

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云云○臣召南按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按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師古曰湟水之北是漢地○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臣召南按師古注是劉奉世說非也胡三省曰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



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  
屯備羌至浩亶注師古曰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胡  
三省曰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  
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亶縣故城在今金城  
郡廣武縣西南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胡三省曰金城郡昭帝  
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廓州地

夜引兵上至落都注服虔曰山名也○胡三省曰据  
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  
維都谷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臣召南按鮮水即西海一  
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  
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  
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羌  
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豪  
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爲西海郡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王應麟曰段頗言先零

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予以地  
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  
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  
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爲患不自屬國始也  
建武中馬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  
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熾或以充國遷先零內  
地爲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辨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胡三省曰丞相御史車騎  
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爲五府

辛慶忌傳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敞曰是歷郎中兼  
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云云○臣召南按敞有  
兩說前說軍字衍後說車字及軍字衍以文義推  
之後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  
兼者觀下文云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卽知非車  
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按百官表郎中有車  
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  
又誤衍一車字耳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顧炎武曰謂伍被言大將軍  
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  
所憚也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淮南王謀反  
伍被言大將軍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顧炎武曰謂伍被言大將軍  
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  
所憚也

前漢書卷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也 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 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

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

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

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 屬音之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

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

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

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

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

也阻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

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

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

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

諸國師古曰編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

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

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壯而獨共語也

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

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

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

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

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

漢而使所賚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

漢而使所賚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

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

以直報怨之言怨於我者則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

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

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

使匈奴

蘇古曰移中廡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棟移也

移國之中有馬廡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爲移音以支反姚本改作移并見拘

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

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曰車師西域國

也名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

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遣

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

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

主

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

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

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

廣期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

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 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

餘騎銜古曰銜即翕字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銜古

曰谷音鹿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

蠡音黎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

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

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

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

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

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

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

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調惠與吏士五

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

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

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



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

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

王執姑翼詣惠

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

爲人彊執習外國事

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

自張騫通西域李

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

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師古曰鄯音善

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

王先賢擇欲降漢

師古曰擇音纏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

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

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

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

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

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

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

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

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

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

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

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希也始自

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

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

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

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

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

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

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

之言其超提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

之遺法○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擊字疑作擊

字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曰孟康

手搏○宋祁曰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

注未嘗有也字

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曰屬音家貧匄資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之欲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

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

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

師古曰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循疑作脩

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

諡曰繆侯

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

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

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

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

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厲反令與零同○宋祁曰偁

字下音

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

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

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

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邳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

醇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

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

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

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

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

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

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

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

長嬰大罪疑作漢也願送至庭師古曰

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

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

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

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

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

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

產師古曰歐與驪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

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

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

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

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

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

季反○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

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護上書言居困屣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為此言以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師古曰喜音許

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

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

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

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

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大國中

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

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

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師古曰驅帥也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師古曰自保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

凡庸之入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

宋祁曰注文壞字上疑有破字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

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延

音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

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

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

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

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殺略大昆彌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千餘人斃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

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

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壽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

爲寇師古曰勿抄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閒謂密呼也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

卽屠墨母之弟師古曰弟卽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

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

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

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

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爲單于遠

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

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恐無疲度音大各反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

師古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

城上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

數百人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

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

漢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

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

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

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印射

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仰讀曰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

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宋祁曰出外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

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

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

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

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

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臥反夜數犇

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

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

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

者師古曰畀音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

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

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

混爲一也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

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

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

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

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

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郅支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爲橐當爲橐橐街卽銅駝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維陽西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

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音蒲何反

以爲郵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音蒲何反

音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

古曰壞說也臣贊曰括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宜勿縣車

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卽祝其也定十年

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

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

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

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

許也日與猶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

依軍法不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振旅

振整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

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

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如若也爲國招難漸不

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

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

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

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

師古曰搃總手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

塞歟侯之旗師古曰擗也音騫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

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

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

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

師古曰馳義慕義馳願驅而來也鄉讀曰嚮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

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

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旣衆且盛有如雷霆故

能克定檢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

威而來也嘽他丹反焯他回反

易曰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

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言

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

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

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

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

師古曰捐

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

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後有

滅項之罪

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劉攽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

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貳師將軍李廣利指五萬之師靡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散也音糜

而廔獲駿馬三十

匹師古曰廔與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



母鼓鼓寡妻相近蓋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

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

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且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

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

鄭吉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

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除過勿治

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郵支單

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

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衆勞將率師古曰故

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

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

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

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

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

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然

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

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

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

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

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

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

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

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與專同日顓不正身以先下而

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

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

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

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

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

坐蓋自取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

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并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

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由是言之戰克之

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擊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擊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擊之聲則思將率

也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

無道閔王誅之不加閔古曰策慮幅億義勇奮發古

也曰幅億憤怒之貌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劉

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者誤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

邊吏之宿取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

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

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

西也在咸陽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

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

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徹帷弗奔爲羶馬也徹蓋弗奔爲羶狗也

爲羶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

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

使百

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

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

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

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燉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

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

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

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

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

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  
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  
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  
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  
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  
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  
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

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

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受人

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

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

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

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

師古曰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

師古曰姓乘馬名今延年乘音食孕反

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

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爲疆界也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

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

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

可成

師古曰詭責也

後卒不就

師古曰卒終也

羣臣多

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師古曰度徒各反

客土之中不保幽

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黠脂火夜

作

師古曰黠古然字也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作治

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衆愁聲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

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

師古曰緒謂端文也

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

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以

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

師古曰徹發微更移徙邪

湯曰

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

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主莽上書



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

日葬

傳言葬母集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

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

伋音汲

參妻

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

日此

劍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

詔卽訊

師古曰就其

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

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

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

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

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

法

晉灼曰增壽姓趙也

以所犯劇易爲罪

師古曰易音弋

臣下承用

失其中故移獄廷尉

如淳曰如今

無比者先以聞

師古

曰比謂相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

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

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

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

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

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

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屬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怨

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

久之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

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

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

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

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

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

之無窮

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

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

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師古曰趣促

獨丞相匡衡排

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

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

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會不深惟本末之難以

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

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

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

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快讒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

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臣如淳曰薦延使羣臯俊

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懸

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劉歆曰臯俊禽敵

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

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臯善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

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

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遠覽之士莫不計度

師古曰度大各反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入情共湯尚如此雖復破

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

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

恩又欲譴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  
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  
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  
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  
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  
三歲更盡還

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

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  
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  
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  
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

職

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

甚休甚休

師古曰若

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

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長當不待己曉告也○劉敞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雖

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

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

亦足以復鴈門之踏應劭曰鴈門又坐法免為踏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踏音居宜反○劉敞曰由沛徙鴈門非踏也謂免官為踏耳

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

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

之恩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

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

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

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影印

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

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

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

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

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

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

將大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

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隗

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

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卽手劍擊殺番丘

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

贏師古曰墊音樓選精兵三十弩人持一弩徑至昆

丁念反婁音樓

李奇曰三十弩

氏曰婁音

隗

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

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

師古曰飲食讀曰飲次下亦同

禁反會宗曰豫

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

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

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丘

師古曰卽就也宣

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擁衆欲害昆彌

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

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

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



功迹者具此廉褻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

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葛不自收斂

師古曰儻音蕩

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會宗為會宗時史詳與惟楚解其法以甲會宗歲

是神小兒麻素父舉妻妻結此正數蘇榮烙害其爾

### 前漢書卷七十

黃天平願會宗為關內封黃金百斤

宗為關內宜以賜其人為將惟精者立神誠地宜

不夫苦員麻以不難立罪去會宗為奏事公唯端會

苦員麻幾國之為大罪唯煇食以什碎骨肉思始

何苦非今煇食之麻此處有缺字會宗曰

或也員麻以不罪曰未悉殊食糞糶其千何也

餘非或眾萬羊一手耳疾王庭支庭繼稟書高將

州律共博干赫團會宗會宗為言來精支意今團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

傅介子傳詔曰樓蘭王安歸○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

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注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臣召南按西域傳云後數爲匈奴反間注云間音居莧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間當作爲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

常惠傳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西域傳作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犂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鄭吉傳屯田渠黎○臣召南按渠黎黎字應作犂傳寫誤耳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臣召南按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云西域

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二年爲地節二年也西域傳云神爵三年亦誤

陳湯傳由是遂西破呼偁○臣召南按呼偁匈奴傳作烏揭

又乘勝驕○胡三省曰郅支嘗破殺閼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投都賴水中注郅支水名○臣召南按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

故使都護將軍來○臣召南按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軍候假丞杜勳○胡三省曰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

右將軍王商○臣召南按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爲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奉歛侯之旗○臣召南按西域傳俱作翎侯師古注翎卽翕字則此文歛字誤也

改元垂歷傳之無窮注師古曰上書者附著耳○胡三省曰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元實以此非附著也臣召南按胡氏糾師古之失是也

段會宗傳天水上邽人也○臣召南按地理志上邽縣屬隴西不屬天水卽趙充國亦上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通鑑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

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臣召南按廉褒孫建事見烏孫傳郭舜事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

... 上... 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 其... 事... 官...



